

# 疑情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四十一 卡德蘭／原著 水湄／譯



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之四十

# 疑情記

卡德蘭／原著・水湄／譯

# 疑 情 記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④

---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著 者   | 卡 德 蘭             |
| 譯 者   | 水 湄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者 | 明 遠 社             |
|       |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      |
|       | 電 話：H 6 1 6 6 8 3 |
| 發 行 所 | 明 遠 社             |
|       | 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       |
|       | 電 話：H 6 1 6 6 8 3 |
| 印 刷 所 | 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        |
|       | 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       |
| 定 價   | 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     |
| 初 版   | 1 9 8 1 年 7 月     |

---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\*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## 第一章 一八九二年

火車減速緩緩進站，在車上負責看管三位女孩的保姆轉向尤娜。

「有人來接妳嗎？」她用一板正經却有些不肯定的語調問道。

「有，爸爸會來接我。」尤娜回答，「一個禮拜前我就寫信告訴他，我會坐這班火車回來的。」

「那就好了！」保姆換了一種安心的語調。

她們出發之前，她就一直擔心要在車上照顧三個小姑娘會忙不過來，幸好尤娜非常肯幫忙，又那麼有禮貌，使得她滿心愉快。事實上，就因為尤娜和她們在一塊，這趟法國之旅才會這麼輕

鬆愉快。

另外兩個女孩是鮑沙伯爵的女兒，她們精神飽滿，一副很討厭這位老小姐的樣子。

年紀比較小的瑪麗·西蕾才十四歲，老愛在保姆背後學她的動作來取笑她。這也是常常把保姆搞得忐忑不安的原因之一。

尤娜感到保姆漸漸年華老大，極力想保住她在伯爵家中的職位。理由很簡單，這分工作她已經駕輕就熟，不希望再在別的家庭重頭開始。

所以她只好盡量放縱她們。瑪麗西蕾在一離開義大利的時候，就使這趟冗長的旅程變成一種負擔。

終於她們到達巴黎了。

比起那兩位修道院的同學，尤娜更難過要和這位憂心忡忡的老小姐說再見。

尤娜在修道院念了三年的書。實在很奇怪，那麼長一段時間沒收到爸爸半點消息，怎會突然間拍個電報來：

「速返。巴黎，蒙馬特區，伯魯維烈街九號。」

她拿着電報到修道院院長那兒。院長對着地址蹙蹙眉頭。

「妳父親住在蒙馬特？」

「是的，院長。」尤娜回答，「您知道他是一位藝術家。」  
院長的雙唇抿得更緊了，宛如努力抑制住自己想說的話。其實不僅是藝術家，就連整個蒙馬特她都不屑啓齒。

「我寫信給爸爸，」尤娜溫和地說，「告訴他我十八歲了，媽媽留給我的教育費也用完了，我問他該怎麼辦。」

「那這就是他的回音囉！」

院長用略帶輕蔑的口吻說著，又匆匆瞥了一眼放在面前的電報。

「和爸爸再住在一塊會很好的，」尤娜說，「而且我年紀太大不能再待在學校了。」

「我不喜歡任何學生，尤其像妳這種年紀的，會待在蒙馬特。」院長說。

她說話的時候直看着尤娜，心想其實自己可以把理由說得更好更詳細些。

簡直是不可思議，想想看一個女孩那麼漂亮純潔，却要面對那些所謂的藝術家、舞蹈家：，和那些巴黎最卑賤的流氓、小偷、妓女廝混在一起。全世界都知道，蒙馬特一向被上流階級視為龍蛇混跡的罪惡淵藪。

所有虔誠的天主教徒都知道，那座莊嚴華麗的聖心大教堂就建在俯瞰巴黎全市的山丘上，事實上，也正是在蒙馬特區的正中央。

但是就這麼一座奉獻給上帝的聖心教堂，也不足以洗刷那些歌柏舞榭，聲色犬馬帶來的罪惡。在整個歐洲，蒙馬特就代表着紙醉金迷的地方。

只是院長却不能把這些話告訴眼前的女孩。

她只是直覺地希望阻止尤娜到巴黎和父親會合。

但尤娜實在太大不適合留在修道院了。實際上這所修道院是特別為年輕少女設的。此外，尤娜自己也知道，既然媽媽留給她的教育費已經用完了，她的學業也該跟着告一段落。

院長自己私下定了一個原則，就是絕不打聽學生的家庭背景，但是她不得不注意到尤娜的家庭環境相當特殊。

尤娜的母親在遺囑上規定：那筆為數不大的財產要全部花在女兒的教育費上。在死前一個月，她就寫信給佛羅倫斯的聖母修道院，要一張學費的明細單。

聖母修道院不但是上流社會少女受教育的時髦地方，也是學費最昂貴的。那個時代，有錢人即使認為女兒的教育並不怎麼重要，也肯把她們送去聖母修道院。

法國女孩一向比英國女孩學得多些，所以聖母修道院的學生大多數是法國人或義大利人。只有少數學生是英國人，因為以前受的教育不太夠，通常被安置在比同年紀的尤娜還低得多的班級裏。

尤娜實在是個賦聰慧的女孩，院長很想知道在未來的歲裏，她這分特殊天賦要發揮在什麼地方。

院長一向認為大部分藝術家都是蓬首垢面，邋邋不堪的。除了繪畫的技巧外，他們的外表一無可取。

而且就她所知，尤娜的父親也未能躋身一般藝術家的行列，住在佛羅倫斯或走訪其他珍藏許多藝術品的都市。

朱利阿斯·梭羅在把繪畫當成職業，到巴黎居住之前，是在英國御林軍的步兵聯隊服務。院長從沒有看過他的畫，不過有一次看到別人對他的評論。她從來不讀那些專門評論藝術界的書刊，而是在很出名暢銷的報上偶然看到這段論述。那家報紙常常討論畫展的優劣和繪畫的新趨勢。

院長內心總認為：在藝術的領域裏，朱利阿斯·梭羅充其量也不過是個喜歡冒充內行的半瓶醋。

她只能希望他能和自己一樣，了解到他對女兒應負的責任。他至少能從蒙馬特搬到比較體面的地方去住。如果住不起巴黎，至少也可以搬回以前來信討論尤娜受教育之事的地址去。

「我希望……尤娜，」院長現在用比較平穩和緩的音調說：「妳父親會把妳介紹給上流社會，我相信他會了解如果要這麼做，妳就不能住在蒙馬特。」

「媽媽還在的時候，」尤娜答道，「我們住在巴黎郊外的小房子裏，過得很快樂。爸爸經常在花園裏作畫，有時候他去巴黎，媽媽和我就留在家里。」

「這樣最好了，」院長贊同道，「我想妳母親一定希望妳說服爸爸重新過以前的生活。」她的聲音近乎花言巧語的哄騙了。她繼續說：

「尤娜，我知道妳畢竟比較喜歡鄉下。事實上，妳在修道院住了那麼久，要去適應那種大城市的生活，實在是相當困難的事。」

尤娜沒有回答。

她正想著到巴黎去倒挺令人興奮的。

她確信父親寧可喜歡臭名昭彰，但快活歡樂的城市，也不喜歡像他們過去住的那種寂靜無聊的鄉間。

媽媽不肯搬到巴黎住的理由之一是他們供應不起。

尤娜從小就學到如何盡量節省每一分錢。但家里只要一有錢，爸爸就會拿去花掉。她年紀漸長，才曉得那些錢實際上全都是媽媽的。

「這是妳外曾祖父留給我的。」媽媽告訴尤娜，「還好他對我很仁慈，否則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。」

尤娜快十五歲時才知道爸爸是被迫離開英國，丟了御林軍的軍職。但她只知道那件事牽涉到一樁醜聞。

她不太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，除了聽說父親該受責備外，還曉得他也拖累了一位高級長官。

無論如何，當時他不是得到軍事法庭受審，就是得立刻辭職。於是他帶著一位秘密訂婚的女孩，念念地離開自己的國家。

尤娜知道他們為什麼要秘密訂婚，因為外祖父堅決反對這樁婚事。

當年外祖父知道女兒不聽從他勸告，偏要和這位粗魯無禮的「野男人」私奔，就立即和她脫離父女關係，從此斷絕來往。

尤娜因此誕生在法國。

每當母親談起英國時，總帶着一絲嚮往，滿懷着渴望和憂愁。在尤娜的心目中，那兒彷彿天堂，如果她有幸回到英國，相信會和母親少女時代過的日子一樣快樂。

實在很奇怪，別的同学都有那麼多的姑姑嫂嫂、叔叔伯伯、堂哥表妹、祖父祖母的，她却

只有一個父親。

她覺得自己愈大愈想念媽媽，甚至比當初媽媽去世時還懷念。

有好多好多事情想告訴她，好多好多問題想問她。

突然間，梭羅夫人出乎意料的死了。就在尤娜開始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之前，她已經進入佛羅倫斯的聖母修道院，和許多人相處在一起。這些人比她過去十五年所認識的人還多得多。

她對有關母親的任何事都很感興趣，就開始勤奮地學英文、英國歷史和文學。

她也開始和其他英國女孩交朋友。那些女孩都來自貴族家庭，她跟着學到很多英國人的生活方式，也常常拿這種生活方式來和法國、義大利比較。

尤娜非常敏感直覺。院長判斷她接觸別人時，會有某種特殊深刻的感應力，能夠立即評定那人的高下。對這麼一個年輕女孩來講，這的確很不尋常。

會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在她身上？院長想着，大聲道：

「希望妳寫信給我，尤娜，老老實實告訴我妳在做些什麼。記住，我永遠是妳的朋友，而且永遠準備盡可能的幫忙妳。」

「您對我實在太好了，院長，」尤娜答，「謝謝您教導我的一切，也謝謝您幫我這麼多忙。」

「幫忙？」

「我剛來的時候什麼都不懂，那麼無知。」尤娜簡單地說，「我說的無知不只是指課業方面。」

「我知道妳的意思，親愛的。」院長說。

「我也常想，」尤娜又說，「我實在很幸運，媽媽送我到這麼棒的地方來受教育，又給我付了學費。」

她輕輕地嘆口氣。

「還好我沒有浪費半點時間，全都花在功課上。不過我知道還有很多要學的，而且有時候還是覺得自己很愚昧無知。」

院長微笑了。

「我可以保證，親愛的孩子，妳現在所學所想的，比其他女孩多多了。很高興妳了解自己還有許多有待學習的地方。大多數像妳這年紀的女孩都只想著嫁人什麼的。」

「我想將來有一天我也會結婚的，」尤娜說，「不過現在我只想幫爸爸的忙。」

「我也這麼希望。」院長簡短有力地說着。

尤娜帶着感激之情，憂傷地向她說再見，然後離去了。院長還呆坐在那兒好一陣子。

她不知道自己對這不平凡的女孩是不是盡了力？

她非常清楚這種年紀的女孩子，雖然尤娜獲得了許多書本上的知識，但對外界還是一片茫然無知，尤其是男人。

她會成爲什麼樣的人？十五歲就到修道院就讀，一待就是三年，可說是過着一種護呵備至的生活。

但是，這三年也是很重要的三年，是一個女孩從少女轉變爲成熟婦人的開端。

「尤娜會變成什麼模樣？」院長自問，並祈禱尤娜會找到一位如意郎君，萬一沒找到的話，至少也得離開蒙馬特才行。



火車停在月台，一陣熙熙攘攘的人潮，穿藍制服的搬運工人走到車廂旁叫道：

「搬行李！搬行李！」

尤娜從窗口望出去，看到月台上站了一大堆人，不禁暗自吃驚，這樣怎麼找到爸爸？

保姆興奮地去拿行李時，尤娜吻別旅伴，答應不會忘掉她們。

「一定要寫信告訴我妳在做什麼，」瑪麗說，「或許有天我們會再碰面，如果爸爸讓我們去

巴黎的話。到蒙馬特拜訪妳一定很好玩，不過媽媽說那種地方不是好女孩該去的地方。

「快來吧！瑪麗！」保姆叫著下了車，來到月台上。

瑪麗朝保姆做了一個鬼臉，然後又吻別尤娜。

「好好照顧自己。」她說，「希望妳和那些為妳畫畫的藝術家們有一段快樂時光。」

她一邊說著一邊跳下車來。

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了。尤娜整理整理小皮包和外套。天氣太熱，這件外套實在穿不上身。

尤娜擠在人潮中，從月台轉向出口，不時看看四周，希望能找到父親。

父親身材高大，十分出眾，而且帶著很明顯的英國味。無論他穿著怎麼標奇立異，違反傳統的服裝，看起來還是個有英國紳士味道的藝術家。

幾乎快走到月台的另一端時，才看到自己的圓皮箱被拖出行李車。

「我最好收拾一下。」她想。

她找到一位願意幫她拿行李的搬運工人。

「有人來接妳嗎？小姐。」

他有點漫不經心地問著。尤娜知道，並不是他不懂禮貌，而是自己看起來實在太小了，陌生入一定會把自己當作放假回家的小女孩。

「我想我父親會在欄杆那邊等我。」她回答。

搬運工人點點頭，往前走，尤娜就跟在後頭。

不過，到了欄杆那兒還是沒看到父親的影子。尤娜等了幾分鐘，心想也許他忘了她今天要回來。

這種事情過去常常發生。

「妳爸爸簡直就是個篩腦袋，什麼東西到他腦子裏都給篩掉了，一點也留不住。」母親常常這樣半失望半打趣地說道。

這是事實。他時常忘記約定好的日子。每次到巴黎，不是忘了要買的東西，就是記錯要買什麼，結果總是帶些莫名其妙的東西回家。

「恐怕爸爸忘了我今天要回來。」她對搬運工人說。

「不要緊，小姐。」他回答，「我替妳叫輛馬車，挑個好車伕，他會帶妳到妳要去的地方。」

他用一種父親關護孩子似的態度對她說話，尤娜向他感激地笑笑。

「你實在太好了！」她說。

搬運工人十分小心地爲她挑選馬車伕。

她給了他相當多的小費。他十分感激地收下。不過，她覺得自己告訴他父親在蒙馬特畫室的地址時，他看起來有幾分訝異。

馬車離開了車站，尤娜才開始高興地想到自己身在巴黎了。

從上次到這裏已經過了三年多，對她來說，這三年長得就像一輩子一樣。現在巴黎看起來還是那麼的熟悉，她覺得好像又回到家一樣。

有着木製百葉窗的灰色大房子，照來攘往的林蔭大道，人們舒舒服服地坐在鑲大理石的露天咖啡座上，還有舊貨街一大堆亂七八糟的破銅爛鐵，水果攤上各色水果堆積如山，塞納河畔綿延數哩的小書攤……這些都是她熟悉的景象。

馬車沿着露天咖啡座走着，她聞到一股與義大利不同的咖啡香味。

現在馬車開始緩緩地爬坡，上頭的白色圓頂聖心大教堂彷彿在空中爲她祝福。

尤娜從書中獲知：一八七〇年，法蘭西在色當之役慘敗，一位耶穌會會員建議設立一座聖心大教堂，讓法蘭西永遠在耶穌聖靈的庇護下。

從此，「奉聖心之名拯救羅馬教會和法蘭西！」的聖歌就響遍了每一座教堂。

事實上，撒丁尼亞國王維多·伊曼紐爾却利用法國的衰弱情況，趁機占領羅馬，完成義大利的統一。就連那位權大位尊的教皇也宣稱自己是梵諦岡的囚徒，不再插手政事。

但是在巴黎，建立聖心教堂的想法却立刻兌現了。

數百萬法朗的捐款湧進來，巴黎大主教吉伯特決定教堂應建在蒙馬特。

「就在這裏，」大主教呼籲，「聖心教堂會因為它自己而得到榮耀。一座紀念我們宗教復興的紀念碑就應該豎立在這座山丘上。」

這是一座造型特殊的教堂，集羅馬與拜占庭式建築之大成。純白的瓦牆在陽光照耀下，分外美麗。

尤娜認為有這麼一座美麗的教堂在這兒，蒙馬特根本不可能像那些同學所說的是一個邪惡地方！

她不是天主教徒，因為她雙親是英國新教徒。

修道院的同學却幾乎都是天主教徒。尤娜知道宗教對她們來說有多重要，也曉得天主教對她們影響之深。

她確信所謂罪惡淵藪的蒙馬特已成過去，現在聖心教堂幾乎完工了，一定會掃除所有的罪惡邪念，廣布聖靈潔淨。

馬兒在陡峭的山路上賣力地爬着。說實在的，通往蒙馬特的道路就跟上天堂一樣難走。馬車愈行愈慢，現在看到的人們和剛才在山下看到的截然不同。